

文学之路

WENXUE ZHI LU

张献会 张来民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文学之路

张献会 张来民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夏晓远

文 学 之 路

张献会 张来民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3.25印张 260千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1—21,97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5·424 定价：1.35元

目 录

跋涉者的足迹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刘增杰（ 1 ）
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……………鲁 迅（ 6 ）

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……………郭沫若（ 10 ）

创作生涯的开始……………茅 盾（ 16 ）

我和文学……………巴 金（ 28 ）

关于我的处女作《故乡来客谈》……………王亚平（ 34 ）

路要自己去开创……………苏金伞（ 39 ）

我的第一篇小说《夜之交流》……………梁 斌（ 46 ）

小说道路上的足迹……………周而复（ 51 ）

血和泪的凝集……………杨 沫（ 60 ）

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……………马识途（ 68 ）

我的文学道路……………韦君宜（ 76 ）

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……………秦 牧（ 84 ）

两栖杂述……………汪曾祺（ 93 ）

我的第一篇小说……………马 烽（ 102 ）

难得自知……………林斤澜（ 108 ）

我停留在艺术门外……………刘宾雁（ 115 ）

蹒跚地起步·····	吉学沛 (123)
创作前的准备·····	雁 翼 (129)
曲折的路·····	高晓声 (136)
我与文学·····	鲁彦周 (148)
爬行者的足迹·····	徐怀中 (158)
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·····	林 雨 (168)
有形的书和无形的书·····	鲍 昌 (174)
我的文学之路·····	刘 真 (181)
在写作中断时期·····	邓友梅 (186)
勤学苦练出成果·····	黄声笑 (191)
与人民共忧乐·····	邵燕祥 (199)
真善美的追求·····	徐 慎 (205)
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·····	浩 然 (210)
我的文学初步·····	从维熙 (222)
谈我的第一篇小说·····	张 弦 (228)
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·····	叶蔚林 (235)
天道酬勤·····	晓 雪 (244)
痛苦中的抉择·····	湛 容 (250)
留在身后的脚印·····	段荃苓 (256)
文学这个灰姑娘·····	理 由 (266)
第一篇习作发表的前后·····	陈国凯 (273)
从作曲到作文·····	莫应丰 (278)
雨天里种下的苦恼·····	母国政 (285)
奇特的道路·····	叶永烈 (291)

失败——作家最忠实的保姆·····	蒋子龙 (300)
此事无捷径·····	刘心武 (310)
命运的驱使·····	冯骥才 (322)
冷水泡茶慢慢浓·····	古 华 (328)
痴迷是追求的开始·····	叶文玲 (340)
生活、文学和我·····	何士光 (347)
苹果落下来之前·····	京 夫 (354)
千万别把他关在门外·····	郑万隆 (360)
创作生涯的摇篮·····	徐 刚 (365)
歪歪扭扭的第一步·····	肖复兴 (373)
诗的翅膀·····	纪 宇 (380)
从失败中迈出步子去·····	叶 辛 (386)
生活，掀动了浪花·····	陈建功 (392)
从“太阳眯眯笑”到《淡淡的晨雾》 ·····	张抗抗 (398)
文坛学步杂谈·····	孔捷生 (403)
难在不诱于时利·····	韩少功 (410)

跋涉者的足迹（代序）

刘 增 杰

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，读完了张献会、张来民两位同志放在案头的这部书稿。这些谈怎样走向文学之路的文章，除少部分外，大都出自近些年涌现出来的中、青年作家之手。

这数十篇妙语连珠的精粹短文，既是这批作家成功的创作经验的简要总结，又是他们在创作路途中所受甘苦的真情吐露。文章情深意浓，生动活泼，如同老朋友谈天，亲切自然，娓娓动听。编者的选裁尽管未必完全精当，再加上篇幅的限制，也许还有更值得入选的佳作没有选入。但我敢说，仅就入选的文章而论，这部书仍不失为青年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。

说它是良师益友，这是因为：从这些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足迹中，一切有志于向文学高峰进军的攀登者，都可以找到前进的方向，增强攀登的勇气和力量。

这些跋涉者，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，独特的叩开文学之门的方式；或者说，他们在向奇妙无比的文学

高峰的攀登，每个人都披荆斩棘，走着自己开辟的路。但是，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。他们视文学为生命，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。他们以创作反映时代绚丽画卷的优秀作品为己任，萦绕于他们脑际的是祖国的未来，人民的命运。他们摒弃那种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陈腐观点，他们与以文学为获取个人名利工具的市侩哲学绝缘。无疑，广大文学青年，将会从这些跋涉者的经历中，寻找到如何对待文学事业的正确答案。

就像攀登山峰永远没有笔直的路一样，从这些文学跋涉者的足迹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所走过的何等曲折的路程。某些幻想靠突如其来的灵感把自己带入文学迷宫的天真的文学青年，请读读这些作家发自肺腑的自白吧！

蒋子龙寄语文学青年：“想打开文学之门，靠天真的向往不行，靠赌气也不行，唯有一条路——刻苦用功，总结失败的教训。”他在叙述了自己“在生活的大山里艰难地跋涉、找路、攀登、迂回、摔跤、腿脚被荆棘划破了，头也几次被碰破”的经历之后，得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结论：“失败——作家最忠实的保姆”。

《班主任》创作的成功，使一些文学青年把刘心武视为在创作上“一炮打响”、“一举成名”的典型，而刘心武则回答说：创作无捷径！早在一九六六年以前，他就不间断地进行练笔，先后发表了散文、小小说、杂文、影剧评论、小品寓言等七十余篇作品。进入七十年代以后，他又写了一部二十来万字的反映学校生活的长篇小说，出版了一部中篇小

说《睁大你的眼睛》。他是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、探索之后，才写出了《班主任》的。所以，刘心武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作者说：“文学这个事业没有捷径可走，已被中外古今的大量事实证明。凡走捷径而暂获‘成功’的，总是站不住的，经不住人民群众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的，也是很光彩的。”

入选的其他作者的创作历程，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告诉我们：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轻轻松松地就闯进了文学殿堂的。在他们中间，有的人在政治风浪中接受了严峻考验，有的人经历了投稿后石沉大海、杳无音信的失望与痛苦。五年，十年，甚至十几年，失败一直同他们作伴。但失败却没有能够征服他们。在失败面前，他们不怨天尤人，哀叹生活无情，责怪编辑无眼，而是像他们中间的一位所说的，他们像着了魔一样，有一股子傻劲，拼劲。在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之后，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，刻苦地向生活的深处开掘，长久地自甘清苦，秉烛夜读，苦练基本功。他们饱蘸着自己的血汗，写下了对生活的体验与理解，终于创作出了受到社会承认的佳作。我们在欣赏他们的优秀作品的同时，应该赞颂他们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和意志。因为他们的成功是毅力的胜利，意志的凯歌。这些作家，他们全是历尽艰辛的跋涉者，而不是天赐的幸运儿。

这些跋涉者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，是他们那种可贵的永不满足的精神。作品的初次发表，对每位作者来说，都是一个难忘的幸福时刻。可是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，处女作的问

世，只是表明自己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极其有限的高度；他们冷静地眺望远方，看到了山外有山，峰外有峰，从而更加紧了自己向上攀登的脚步。女作家湛容的创作过程，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。一九七五年，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；一九七八年，她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。这些初步显示了她的创作才能的作品，并没有使她陶醉。她把这些作品当作自己向新的高度进军的起点，努力地探索着，追求着，使自己的创作一直充满着活力，终于完成了压卷之作《人到中年》的写作。深沉的思考，不疲倦的追求，使这些作家奉献给人民的艺术果实，硕大，鲜亮，甘美。

在这里，我们着重地强调了这些跋涉者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在文学道路上自强不息的精神；这决不是说，社会的关怀、先行者的指引是多余的事。恰恰相反，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我国文艺大军的建设，才有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禾苗的生长靠园丁的栽培，文学青年的脱颖而出，要靠前辈作家和编辑们慧眼独具的发现。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，许多成名作家、编辑关怀青年作家成长的动人事迹，一直传为美谈。在“五四”时，当时还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郭沫若，投稿于上海的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，《学灯》的编辑宗白华，敏锐地发现了郭沫若的才华，预言郭沫若将是“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”（见《三叶集》）。于是，他很快地发表了郭沫若的诗作，并致函郭沫若，要他常赐新作。这一及时的支持，使郭沫若“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”，创作出了反映“五四”时期昂扬的时代精神的

《女神》。二十年代后期，正是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叶圣陶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巴金的处女作《灭亡》，才使巴金顺利地进入了文坛，使读者也首次认识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者。这里收入的一些作者的处女作，不少也是受惠于今天文坛上有名的和无名的宗白华和叶圣陶的。从这本集子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徐刚一直没有忘怀《长江文艺》编辑部的热情鼓励；京夫则是从柳青给他的朋友的信中受到启发，悟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，长期刻苦实践，才写出了有分量的作品的。这些青年作家，将会永远感激在他们攀登途中战友的支持，前辈的指点；当代文学史在描述我国文学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，也将会铭记这些文学青年的引路人的功绩。

单从这一方面来说，我们觉得，本书也是一种呼吁，呼吁我们的文学前辈，报纸和文艺副刊的编辑以及各有关方面的人士，对青年作者的成长，更多地给予些关心、鞭策、鼓励！在这里，我们要感谢本书的两位青年编者，感谢使这本书得以尽快出版的有眼力的编辑，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这一工作本身，就是对青年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宝贵支持。随着本书的出版，我们还期待着：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以及外国名作家走向文学之路的书，也能够相继问世。

一九八三年六月
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

鲁 迅
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？——这来由，已经在《呐喊》的序文上，约略说过了。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，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，情形和现在很不同：在中国，小说不算文学，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，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。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“文苑”里的意思，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，来改良社会。

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，注重的倒是介绍，在翻译，而尤其注重于短篇，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。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，有些青年，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。所以“小说作法”之类，我一部都没有看过，看短篇小说却不少，小半是自己也爱看，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。也看文学史和批评，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，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。和学问之类，是绝不相干的。

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，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，因此所看的俄国、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

多。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、埃及的作品，但是得不到。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，是俄国的果戈理（N. Gogol）和波兰的显克微支（H. Sien—Kiewicz）。日本的，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。

回国以后，就办学校，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，这样的有五六年。为什么又开手了呢？——这也已经写在《呐喊》的序文里，不必说了。但我的来做小说，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，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，要做论文罢，没有参考书，要翻译吧，没有底本，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，这就是《狂人日记》。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，此外的准备，一点也没有。

但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者，却一回一回的来催，催几回，我就做一篇，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，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。

自然，做起小说来，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。例如，说到“为什么”做小说罢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“启蒙主义”，以为必须是“为人生”，而且要改良这人生。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“闲书”，而且将“为艺术的艺术”，看作不过是“消闲”的新式的别号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，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，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。中国旧戏上，没有背景，新年卖给孩子们看的花纸上，只有主要的几个人（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

景了），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，这方法是适宜的，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。

我做完之后，总要看两遍，自己觉得拗口的，就增删几个字，一定要它读得顺口；没有相宜的白话，宁可引古语，希望总有人会懂，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，是不大用的。这一节，许多批评家之中，只有一个人看出来，但他称我为Stylist。

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有人说，我的那一篇是骂谁，某一篇又是骂谁，那是完全胡说的。

不过这样的写法，有一种困难，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。一气写下去，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，尽了他的任务。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，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，性格也许就变了样，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。例如我做的《不周山》，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，以至衰亡的，而中途去看报章，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，心里很不以为然，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，不但不必有，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。但这些处所，除了自己，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，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，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。

我想，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，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，

但自己没有试验过。

忘记是谁说的了，总之是，要极省俭的画一个人的特点，最好是画他的眼睛。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，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，即使细得逼真，也毫无意思。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，可惜学不好。

可省的处所，我决不硬添，做不出的时候，我也决不硬做，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无收入，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，不能作为通例的。

还有一层，是我每当写作，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。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，批评界更幼稚，不是举之上天，就是按之入地，倘将这些放在眼里，就要自命不凡，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。批评必须坏处说坏，好处说好，才于作者有益。

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，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，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，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。但自然，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。

以上，是十年前的事了，此后并无所作，也没有长进，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，怎么能呢。拉杂写来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
三月五日灯下

（原载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〈南腔北调集〉）

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

郭沫若

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？

这是文艺生活社给我的问题。听说有些社友很想知道这个生活的转变，便是我本来是搞医学的人，怎样又干起文艺来了？

本来我的生活相当复杂，我有时是干文艺，有时是搞研究，有时也在过问政治。有些生活好像是分裂的，但也有它们的关联，它们事实上是一个有机体的各种官能。

我是倾向于爱写自己生活的人，这些生活在我的自传中已经是多少叙述过的，我现在为朋友们的方便，专就文艺活动的一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。

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三个重要的因素：

- 一、从小时起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的影响；
- 二、我自己的生理上的限制；
- 三、时代的觉醒。

我是生在峨眉山的一家新起的中等地主的人家（我们的祖先由福建做行商入川，在那时仅仅百年左右），山川秀

丽，村上读书的风气相当盛。我的家在祖父一代已奖励读书，到了我们这一代已被公认为“书香门第”了。

我的母亲给我的影响最大。外祖父杜琢璋公是前清的二甲进士，分发到云南贵州去做过几任地方官，以廉洁大得民心。最后在贵州黄平任州官，遇苗变，全家自杀殉职，只剩下我母亲一人仅一岁，靠奶妈怜惜，得以存活。我母亲的这一段生活史是很使我们做儿女的人感动的。母亲很聪明，巧于刺绣。在我未发蒙前便教过我好些唐宋人的绝句，我也能琅琅上口，有的至今都还记得。我到后来走入了文艺生活，这层家庭教育我认为是极重要的因素。

我们自己家里有一个家塾，我五岁便发蒙了。那时读的除五经三传之外，主要是唐宋诗和古文，事实上都是一些文艺读物，虽然是属于旧的范围。当时科举还未停，我曾经学习做过试帖诗，八股却没有来得及，便变法维新了。

起初开办的学校，教授新的科目的人都是一些外行，比较稍能满人意的还是一批旧人物。在我看来，当时的尤其在四川的学校，等于旧式的书院。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岁，类似强迫地奠定了我的对于旧文艺的基础。

民国三年我到了日本，曾决心抛弃文艺，专心致志于科学。当时的号召是富国强兵，总想学些实际的东西来达到这层目的，因此选学了医学。我在留学的初期，态度是很坚决的，所有的新旧文艺书籍我都一概摒弃了。

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，凡学医的必须学习德文。在高等学校（略等于高中）的三年间，德文的功课极多，此外还